

全華叢書





尚書表注二卷

全華叢書

三

退
亦
品
屏
周

重刻尚書表注序

金仁山先生生宋之季世德祐初
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
授以終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先生有焉早歲著有尚書注十二
卷今不傳是卷鈔自通志堂經

解中其晚年手定本也書中正
句畫段而於每頁之上下左右
縱橫標識秩然若網之在網噫
先生之於是書豈第注焉已哉蓋
將舉二帝三王之道與夫典謨
訓誥誓命之奧旨微言而以注

之者表之也故先生之功在注釋
而先生之志在表章以視抱經
硜索解於章句之末者其相去
為何如耶

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其參考
異同非盡無據至於過為高論

求異先儒不無瑜不掩瑕之處則
在善讀者之以意逆志而毋刻
舟以求也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
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
鳳丹月樵甫謹序



朱子曰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亦不可疑履祥疑安國之序蓋東漢之人為之不惟文體可見而所謂聞金石錄等之音端為後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兩識編盛行其言孔子舊序多涉怪始闕里草自除張伯藏壁一之類如此附會多之則此為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如論語序魏人所作亦言壞宅事即不言金石之異矣

陶官外史固有三
皇五帝之書未聞
稱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之書未知何
書也或當時別有
異書倚相讀之以
為博耳書序以堯
舜有二典遂司三
墳五典以配三皇
五帝之數蓋定書
之原反滋紛紛且
伏犧之書莫大於
卦存於周易夫子
從而翼之矣若炎
黃之書尚存夫子
安得而遂去之且
神農未有文史黃
帝始製文字其言
多後人傳述或不
能盡得聖人之意
而史官始於有虞
則堯舜之書聞見
真切為得其實夫
子去取或是如此
兼古書竹簡繁重
惟周室備有之諸
侯之國或有或無
至後世又多廢失
夫子觀周及遊列
國訪而集之或所
得止此皆未可知
也

尚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
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
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
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

卷一 尚書表注序 一 退補齋

神農之書農家方
樂家或傳之黃帝
之書老莊醫家多
傳之其傳述失真
或是此類近世又
有三墳書云得於
青城山其書始出
於張天覺家有山
墳氣墳形墳之名
古易既有六十
四卦安得又有三
墳龜山常辨其非
今爰有版本蓋書
厚說起其偽也

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
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
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
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
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家語孔騰子襄養秦法峻危乃壁藏其家語 經尚書論語於夫子舊堂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今之尚書

代生所傳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謨 微子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武帝續得 秦誓偽篇亦入今文

善文志云孝文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
下無有聞伏生治
之欲召老不能行
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見詔往受術宏
云伏生老不能正
言使其女傳言教
錯齊語多異錯所
不知十三略以共
李石云文帝撰五
經尚書大傳使掌
故歐陽生受尚書
於伏生

古文增多

大禹謨 五子之
歌 帝征 仲虺
之誥 湯誥 伊
訓 太甲上 太
甲中 太甲下
威有一德 說命
上 說命中 說
命下 秦誓上
秦誓中 秦誓下
武成 旅葵
穀子之命 蔡仲
之命 周官 君
陳 畢命 君牙
同命 復出五篇

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
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舜典 益稷 盤庚中 盤庚下 康王之誥
 古文尙書孝成時始立學官尋廢終漢世未立學官東晉梅賾始上其書猶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舜典補之南齊姚方興又上孔傳舜典首多今文之亂其書北行中原學者異之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此舜典而五十八篇始備唐開元中詔術衡改隸古為今字而秘府藏其書今辰州有古文舜書版本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意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前漢書言張霸采左傳彙敘作書且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

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語既有子信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孝之訓而雜引詩書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為古是天子舊本則其為齊魯諸儒公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

尚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
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
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
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
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
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
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
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
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

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
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
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
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
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
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
事號曰中文尙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
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
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
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

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
出安國小序事意多繆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
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
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
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旣沒之後門人語錄
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注
之作雖爲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
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婺州金履祥
序

欽純樸
明精明
文經緯天地所謂煥文章
思意思周密所謂其習知神

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聖人之心純粹精明而已欽明二字已足以盡帝堯之德
欽明又曰文思兼昭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
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

尚書

宋金履祥表注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暑

古文尚書作
暑若此古文
亦謂當作越
若朱子從之

堯典

古文尚書作
堯典第一

虞書

古文
作欲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作堯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

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

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敘堯之盛德

敘堯之治化

聖人治天下一
則德盛之感化
一則政教之推
廣

敘堯之用人

義和是義伯和
伯下文分命其
仲叔
宅者定方隅以推百

虞

欽作聰
德之盛

平無偏齊

章品節

和均

宅蔡邕

南交

陳氏交

候景也平秩史作
便程便辨義通四
方地勢不同風氣
亦異測候之際因
辨其所異程其所
宜以為授時之節
焉作說成易者指
地氣物土民宜之
耳各以其方異辭
耳自作說成易以
上分方日星之中
分時以日宵之中
段二分以永短之
極正二至析因夷
陳作歷必參之民
宜而為四時之政
鳥獸之云則候之
物性歷家七十二
侯之法所由起也
周天之日當云三
百六旬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云三百
有六旬六日蓋帝
堯特舉其大綱其
於周天必知圓奇
之妙四分一不足
以盡天矣故舉舉
至日而中星亦通
舉辰家其開亥刻
則有司隨時推之
以與天分後世度
不足而析為分有
為九百四十分日
久析一度為三千
二秒半而周天則
密後世作歷常密
而於天反疎蓋聖
人因天以定歷後
世制歷以推天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
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
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
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
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訛史記
古作爲
資並作
有古又
文作又
疇古文
暉並作
暉

滔天二
宇因下
文衍

帝曰初誠命夢和作履履時自是無爲而天下治中年以後見子朱之不類始有股賢之意焉歷有谷用戚非其選暨晚年得盛湯
以天下史至於前敘義和投時之命以著帝堯威照之治於後敘朱兜共鯀之失以起帝堯薦舜之由

虞國名也案國語謂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與夏禹商邦周并並稱而左氏曰自幕至警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則虞自幕始封有國以至警叟舜為嫡長父母弟惡之舜之欲奪嫡爾舜盡孝友之道故丞丞父而不格姦焉

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巳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其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舜典所紀攝位卽位聖政悉心備不止歷試序說非

不弗
古文地
同作亞下

自粵若至以位一十八字最後出

徵庸司徒百祭舉察治水

大麓从史記及蘇氏

讓德弗嗣之下必有再命王文憲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此

攝位歷象朝親巡守

演 放勳 功同 重華 協于帝 濬哲文明由體以達用猶堯之明文此以精明言溫恭允塞因外以推內猶堯之欽思允克此以純誠言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
 舜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立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
 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
 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

賓四 是引見 諸侯及 天察之 考之左 退有流 凶族無 凶人無 說人無 柴望 山子 朱子 五句 至五 九字 于謂 在觀 后之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君道——克明止時雍——治化之亨
 又各以氣象形容——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臣道——慎徽止弗迷——徵庸之序

耆 疆 典

四罪非一時蓋總
敘于恤刑之下爾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
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

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

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

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苗

稷

契

皋陶

棄

嚮

來四方之

詢岳賢察四方

之事通四方之言

殺

稷

汝平水土敘其

司空之功

惟時懋哉勉其

百揆之職

稷

契

皋陶

棄

棄契皋陶皆因其

職而申命之故皆

不復遜棄龍亦然

每州以一諸侯之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邊疆州牧所以通其利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之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歉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十二州冀豫為中餘皆外邊四裔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惡王德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風俗治體可知矣蠻夷率服推言其效也

禮參之原起於民情不違政教不明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今出於上而下不聞納言所以傳君言而觀民風也
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權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心民心所以化於上而讓參所以不行也三代
而上道花出於一異端不作蓋以此耳

莖

虞 禮

典

教胃子之目

氣質之性
變化之功

典樂之綱

典樂教胃子此古
者教法之妙周大
司樂掌成均之去
亦然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父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
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胃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夔曰十二字益稷篇之錯誤

納言

總命

考績

舜典所載皆帝舜初政至三考之後庶績咸熙所黜者獨三苗耳卒章通載始終若其晚年授禹之事則具在禹謨

小序失謨序皋陶成功序禹謨申之序益稷後亦昌言然不能及舜禹傳授之旨

二典虞書之經

二謨猶二典之傳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
 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
 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
 九共九篇橐飶

大禹謨 古文作
大命謨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

謨益稷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

六府
府即官府之府猶禮記所謂天子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物有其官官脩其方而又教化之以正其德懋遷之以利其用均節之以厚其生若厚典庸禮懋遷化居蓄積備具之類

克艱

舜因禹克艱之

謨而述堯之克

艱上三句其效下四句其本

益因舜述堯之

辭而誦堯之德

業

禹因益言堯得

天之效而推感

應之理

益之謨

心身朝廷百姓四表

宋子謂自此以上皆一時之言

禹陳德政教養之謨

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父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
 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
 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謀之未決者未決而後行
 決而後行
 無古之
 後作古

授禹

遜臺

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惟禹與皋故禹於命攝之時所遜惟皋又恐帝舜見己之功而不見皋之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謂念之也然則雖舍之而不可易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帝與已而不與皋豈言念之或略歟然帝固未嘗不深知皋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之大抵皋之德言密於禹禹之德烈著於皋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皋之功非舜禹莫能深知之也

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

舜方推美皋之功皋則歸美帝之德而帝復以美皋焉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豈非可以獨致者宜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

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唯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隨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中之法也夫用之所以不合乎中以理欲雜乎方寸之間辨之不精隨氣同理之所有而易流於欲故危理攝乎氣之中而不充則晦故微理與氣會而為心心則一而知覺意念所從發者異人心者知覺之生于氣道心者知覺之生于理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蓋道心之所以微亦人心之危有以微之爾惟精則審乎二者之間而不雜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皆有以得其中中即道之用也

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
禹泮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
乃丕績天之厯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
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

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
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
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
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
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
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

禹之徂征也素辭以臨之耳而苗猶逆命豈舜禹之德猶有所未至而益乃有是言至引舜之事父爲喻蓋
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聖賢大率如此何嘗盡力以服人哉

平武舞羽文舞蓋
亦反武敷文之意
賓階土階蓋舞於
百辟羣臣朝會期
享之所古者設教
示民未貪於文字
榜檄之製體樂乃
其大用而器度儀
采即其頁

允迪厥德君

謨明弼諧臣

皋陶以此二語為
陳謨之首亦其所
允蹈之者故史臣
不以他辭贊皋
謨惟思敘迪德之事
應明謨謨之事

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

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

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皋陶謨

古文作
各口繇暮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

知人資治道之綱要

善惠者聖仁之副名

知人人之德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而言人之有德者當後推其於九德之行其事有幾也

以得人及少為作與廣教之差

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

塞古文作日恐當作

九德片八字而合為九德者上九字其資質下九字則進脩亦有德性之全美者寬者易弛寬而堅栗則為德柔者易弱而卑上立則為德剛厚日愿愿者易同流合汙而不莊愿而嚴恭則為德治亂曰亂亂者恃有治亂解紛之才而易忽亂而敬謹則為德擾者馴熟而易爽擾而剛毅則為德直者徑行而易許直而温和則為德簡者多率略簡而廉剛則德也剛者多無番剛而寒實則德也彊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彊而義乃為德也彰其有常者謂有其德而持久之也若一時如此而後日不然一事盡義而他事不爾不足以為德也是九者定矣有德之目而必其有德然後用之小人勉強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矣又豈可保其為善哉

竇

天敘者天理
自然之倫敘
勅則正之悖
則厚之天杖
者天理自然
之品節自則
自我制之庸
則自我用之

前言知人之曰
而以人之代天終
之後章言安民之
口而以天之自民
終之警戒之意深
矣

績其疑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
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威古文
作畏

益稷

語意與皋謨相接竹簡繁
多析為二編今文合之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
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
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
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
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四鄰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明庶朱子謂試字之譌

曰制禮也禮莫先於章服之等以辨民志

耳作樂也樂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民風

化讒說

凡契夷箕龍之事皆以命禹相職無所不統也

德政明則不必憂頑讒

帝不時則所憂不獨在頑讒

以丹朱為戒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

尚書表注

退補齋

禹治水八年之
間新昏不暇久
子啼不暇顧

以苗頑為憂

使禹敷德臯明
刑此帝化苗始
末此語在前分
北次之徂征最
後

樂

韶備眾音獨云
擊石者韶以球
為主樂正所自
奏也予擊石拊
石而已而擊舞
人和此必有在
於聲器之表者

歌

勅天時幾者帝
所以歌之意帝
歌先股肱
率作欽省者率
陶所以歌之意
皋歌先元首
簫古文作箭

簫

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夏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
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

籥節作歌二章蓋
因上章股肱耳目
之辭亦以類附於
以見工和之
盛非一時之言也

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
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禹之治水首於冀都次即秦青徐大抵皆為河患故爾且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楚南溢淮泗宋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尤甚後自分為南清河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兗青徐之境也緬楛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闢龍門疏砥柱淤大陸播為九河使之北流疆為涉潔使之東殺又通於淮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渡是以冀兗青徐次第皆平朱子所謂洪水之患河為甚禹之用於河為多是也至於揚荆則以江漢下流水澤所聚而揚為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及之豫雖近河而自大華殺

此篇夏史之追

錄紀其成功未必盡得神禹之妙用而因此亦可推

見禹帝都三面河患

冀至示無外也○

所至示無外也○

雜征在內故亦不

言貢篋每州之未

必書入都水道冀

帝都而亦云者時

都平陽於冀為西

南而東北廣遠敘

恒衛大陸於後島

夷則由碣石皆入

都水道也

突古河北流充當

其東地平原無山

水患特甚禹疏九

河滄涉潔有雷夏

以鍾平原之水為

離沮以泄河涉之

餘至後世東北海

滄西則河徙中則

滌并南則涉伏故

川釋源委悉非其

舊首書嶠夷非例

也自帝堯以嚳

禹貢 古文第六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禹敷土隨

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

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

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

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澨沮會同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

田惟中下厥賦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嶠夷

古通兵九言等數內知

濟古作篇並

貞本下字

尚書表注

退補齋

夷正東方之景而青境實跨有東夷逆河未淪斜連遼碣其後遂分爲營州

徐川淮沂浸大野之虛皆藝大野豬則東原之上皆平泗之達河說文引書本作荷荷北連涉南通泗今南清河亦因其故道爾

既略維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
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海
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
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
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
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
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

函以東至於鞏連山爲之限但濛荷在其東偏耳河導則伊洛諸水不勞而入矣梁雍諸水方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乃若平水土物土宜定田制經賦敘通朝貢同風化則無間也○凡禹貢所書之山多是卽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地○考君相陽敬翁巨洪水滔天多是水生濛降之候神禹疏鑿則在水落石出之時

河古木作荷

於字下從二下於二賦古下築作或下誤作正爲誘又爲古通又爲下與下善也

揚廣嶺至數淺原其東水皆東流嶺水北流而自建嶺北趨者脊以西之水皆西北流是隴為彭蠡也春
 以南之水南者為浙江北者為震澤揚州淮在徐已書又江於荆已書朝宗故揚中閭惟畏巨浸西通
 南江則彭蠡之水無所溢而令江東西之水有歸東疏三江則震澤之水有所泄而浙西之田不溺
 織貝案博物志南史臣林傳及薛士龍書說即今木綿。惟木惟金三品惟字訓與

荆中閭卑濕江漢
 自深至此支分
 沮洳而荆州之水
 又自有九桂江漢
 通流則九江自洞
 庭入江今江漢之
 支分為沱潛者皆
 導則沮洳為雲麥
 者可土可火矣

豫說見篇首

貢惟金三品瑶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
 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
 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子海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杻幹栝
 柏礪砥砮丹惟篋簞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
 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
 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
 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
 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

卷一 尚書卷注 三 退補齋

梁岷嶓人以見江
漢之滌源沱潛
道以盡源流之分
合蔡蒙和夷以見
青衣大渡諸水之
治禹貢即山以
表水此一例也

雍岷嶓之墟也弱
水自此西黑水
自此南河水自此
北渭水自此東黃
壤土色之正其田
上上古今號為天
府然亦荆岐涇澧
之地渭貫其中最
為沃野餘多險塞
故禹自終南而西
至鳥鼠自原隰以
北至猪野皆先內
以及外也織皮以
下雍州塞外之戎
岷嶓乃岷嶓山旁
小國

紵厥筐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
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
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
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
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
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

引水黑水河水皆自岷嶓而分考岷嶓者無定所三原之間即岷嶓可知蓋地形最高處山即是岷嶓北自嶽石南至岷嶓山東及秦隴層巒疊嶂皆其山體之內羣峯耳西谷則為弱水西流矣南谷則為黑水南流而三危岷山脊西之水皆入焉河出岷嶓乃其東北谷凡青海浩澧澶洮皆其諸源焉導河則自積石而下積石至龍門甚遠中間治壺口梁岐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岷古文作汶亦或作嶓敷淺古文作傳孟津古文作盟

導山治水之規畫

河渭以北諸山

河渭以南諸山

漢南諸山

導水

導水敘大之原委舉大以知小後始從今自洛河自周定王五年以迄大任以東南流入海澤自清東連大野西被滎難遂分爲南北清河河南清河下合泗水至山陽入淮北清河即沛水故泗入海○九河多潤與逆河俱淪爲小海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羨

戎即敘導岷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

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

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

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

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

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

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

濟自王莽末年
河不復南出伏
流地下今北清
河行其故道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灇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

總敘

漢匯彭蠡朱子文集語錄辨說甚詳史官追述豈能盡無差失此當先敘江而後敘漢則彭蠡在江條之內似無甚疑又會于匯宜作會于漢蓋江迤北正與漢會至彭蠡湖口則江勢已東且微南矣匯字或因上文而誤中江北江或當時方言自有此名以識江漢合流之別

積粟也服役事古者賦役不兩重
聖古人均輸之法以御遠近勞費○每服之中又分二三節此周制九服所由分也禹貢每服五百里指一而約計周制每服五百里
聖古人均輸之法以御遠近勞費○每服之中又分二三節此周制九服所由分也禹貢每服五百里指一而約計周制每服五百里

通

德

建

成

遠近疆理之宜
在役朝貢之節
天約限制如此

外薄四海教

限制有近遠
教化無內外

震

履在今京兆府南
東依巨野負固據
關則皆係於天下

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

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立圭告厥

成功凡禹貢地
里閒有於今
不同者或古
今各號之殊
或人力開塞
之異或陵谷
海陸土石消
長之變

甘誓古文作
甘斲扈古文作

大勢發啟直往其國征之至於大戰啟可謂得樂強之道矣
 空右御此每車甲士三人也每人即五伍之長左主射右主擊刺御主馬各守其職士死於車卒死於徒所以為必勝不敗之師汝六事之人也行伍則責之車士車主則責之六事之主此治軍之綱要也

敘
 太康尸位十九年為羿距河不能復濟遂居陽夏今開封太康縣乃其故城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歌
述大禹之戒怨太康之失民

述大禹之戒怨太康之盤遊

陶冀都之不保左傳唐字下有帥彼天常惜舊章之淪喪百二十斤為石大秤也三十斤為鈞小秤也關之和之同律度量權衡以一天下之制歌舉一

下之制歌舉一

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奚于
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

以見其餘

卷一

三

藏板

陸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古文作
胤征

羲和湏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惟

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

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

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

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

女仲康規無庶幾
余中興徂征其他
邑猶費徂征其
恢拓或尙難爾亦
安知王靈不自是
振借在位不久耳

昔

明徵定保此聖人

徵如庶徵之徵謂
明察上天之徵以
定保邦之道嗣征
援此一語以為綱

先王克謹以下即

明徵定保之事

證下義和之罪
惟時義和以下明
徵定保反

應上先王之刑
政典以下誓師之
辛前引誤訓後引
辭政典人臣誓眾
之禮如此

戒其過 即先時之失也

戒其不及

懋同力欽承
懋懋渠威克
戒先後逸愛

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
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
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
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
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
戒哉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
 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人自
 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夏自太康為羿所距保遷南夏以傳仲康迄于
 后相皆在大河之南
 羿據冀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又殺而代之
 皆在大河之北
 至后相居帝丘為浞所滅而夏始中斷又四十
 少康遂復舊物云

升唯於本篇無所考徒資臆說

湯誓 古文湯誓第十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成湯與師之時是為受命之始稱王善眾善說追善者非

天命

爾眾知已事之小而不明天命之大

聖人則不敢不順天

爾眾知已邑之安而不知夏眾之位

聖人則不可不教民

賞罰

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
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

古文作中聃之靠

鬱鬱
憂世

首原上天為民命
聖人之意

聰明
焚失君民之道

天錫湯勇智

表正師

焚教民之道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成湯
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
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皇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每事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其規矩準繩之則而不偏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既正。雖傳之後世。固有餘裕。豈有求世口實之憂哉。

天命湯桀師

湯德爲桀所忌

湯總聰明勇智之德

湯德爲人心所歸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篚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魯昭以下日新之
推子聞以下自滿
之證

祛其慙貴於日
新既無慙又易
自滿湯未必爾
大臣忠告自不
容疎也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俗後昆予聞曰能自得

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

永保天命謹終惟始謂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祐
輔顯遂兼攻取侮之規欽崇永保則日新懋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

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

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

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綏猷一篇綱頌

紂之罪綏猷
之反

漢宋子謂即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皆在人心故謂之降衷人受此以有生則謂之恒性達於人倫事物日用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猷安全之使各遂其性以由是道之中此則為后之職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即此意

天黜夏

湯承天以黜夏

天命湯以綏猷此責未易盡望心所以危懼

告諸侯以綏猷

萬方有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朕湯見得

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勳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悞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

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

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

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敘

先王謂立王以下
伊尹祠于先王殷
禮當喪即位蓋冢
幸鼎祭告也厥祖
成湯也舉嗣王祇
見厥祖蓋奠于殯
宮也

訓

言述夏后氏之
正盛
反言夏桀所以
亡

正吉湯所以興

此篇有傳者之謂伊尹之辭也其辭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太甲嗣位之初即當接續成湯之德孝弟為立德之本自家國而可以達之天下先王成湯亦自倫紀家國而推之以至有天下

前言先王創業發言垂統之計

反官刑之罰

伊尹即此以告太甲已防其欲縱之漸

能其敬身以念官刑之訓聖謨雖廣大若敬有位之嘉言則甚明白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
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
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
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
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總一反一五

承篇首夏商興亡之故而言天命之不常太甲不可恃天命之方盛又警戒以終之以申上文愛敬終四海一愆必喪亡之說

不惠

先王昭管善心天理不使人欲昏之常是以對越神明指先王之之心法是抹太甲之病源而先王明德受命而尹左右宅師今先王亡而尹在恐大甲及恃此以自弛教又舉有夏前後君相終與周終以勉戒之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肆命徂后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周書作君古文君寫為商與爾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王子書疑皆云當作君

不聽祖教篇首之意

不顯即顯誣之功俊彥者正先王托之以啟後人之不可墜遺命之意戒其後戒其苟戒其輕發戒其不靜戒其顛覆

不變訓之非不著切至於不順
放又不至於不
克變則其說窮矣以桐宮
終為訓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用權者無如伊尹善語權者無如孟子

復辟

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尚書表注

退補齋

伊尹奉迎慶之

辭

本謂民不可無君爾而對舉君民相須之義蓋言言警戒也

有悔艾資助之

辭

不明于德此是病源正與伊尹所述先王願說不顯者相反

初告伊尹初告以

初告以惟明后下篇申告以惟明后皆告以明之方大甲一節顛覆今雖自悔豈能遽乎于天下亦反求諸身自脩而已自脩之實既至則自協于民心如先王實服悅○凡事但視先王為法

毫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
 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俟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
 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孝敬即前篇立愛立敬之意聰明見遠大聽德言則聰明自開前篇皆是

誠仁敬

德

否德

與治同道興
亂事亡

終始謹廢與

治妄作亂

亂妄作亂 妄前後並同

申誥

篇首三言伊訓
及上篇之首皆
是此意理一而
已伊尹非不言
但太甲前迷而
今悟爾

湯德配天之盛
勉太甲與治道

固未易進必
自下遜
重民事
防危亂
謹幾微
辨忠邪
皆自下遜
之事

承天之休無斃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
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
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

卷一

尙書表注

三

退補齋

又不可不勇進

必致知

章末與治同道之

反田及臣事伊尹蓋自謂也

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元良大善謂與先王同道

咸有一德

純誠不變為一德

太甲既已克終厥德但欲其有常而不變則進脩功效自至

自喜天命以德之一不為存亡

桀以不為天所

亡

朱子曰常與庸皆也

商以一德為天所命

伊尹作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德情行則言善而通而言一措心而肯協如協時月之協知國語司民協孤終之協蓋考比參合之謂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同不
拘一定之師性在於主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考比之者則在此心之克一焉蓋古今
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無為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而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為是
而今日則為非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為非而彼事則為是者此聖門所謂時中所以考比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豈能精擇而不差
則哉此所以貴於一德也

總以德之一與不
辨一取與亡於天
總之

勉太甲以一德之
功

既勉君之一德
又求臣之一德

總君臣咸有一德

極言脩德擇善至

一而協推言一德

之效終上文保厥

位之意

總敝戒以終之

一德無始終之
間亦不可有限
寡小大之間

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

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

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

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

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

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

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彘穀
 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太戊贊
 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
 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
 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慼出矢言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
 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
 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左氏傳引書作盤
 庚之詰
 上篇欲遷之前
 殷在河南偃師是
 謂西亳商始稱
 殷

商書論昆

五邦 亳 囂 相 耿 邢

商自沃丁以來比九世亂其羣臣故家官為驕蹇又利瀕河之利無微從康蓋慕其心瘡

播古文

民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就之其言欲遷者又在位者故之故教民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微或防其微也

此下盤黜劣心傲上從康

舊人謂世家在位之臣先王舊人承命正辭今汝在位起信險膚

若網無傲上
若農無從康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彙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

申言從康之害

申言傲上之禍
章內申程信險層
之說

申言舊人之故以
道學臣之進而告
世之

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
 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
 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
 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
 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
 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言我固不敢輕於
用罰以於在位然
福善禍淫之公亦
非可得而私者故
自此至篇末申明
賞罰之意

無從康
無徽上

總篇因康傲險膚
之戒以儆之

中篇遷徙之際

中篇之誥喻民為
詳蓋遷徙之際民
亦勞止或有再動
於浮言者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

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

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

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日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

首明先王君民相體一篇大意

先王遷都無非體民

今日之遷本是體民

民不體君病以自與

竄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
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
罰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
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
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
以忱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今我體民亦體先王之志

君不體民之罪

民不體君之罪

商俗尙鬼故盤庚因其所尙以警之

言君民相體之久以重明民不體君之罪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舌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

勉其體君

分設

石經 石經 作翁

嚴一時在道之禁

勉悠久定居之計

下篇定遷之後

滄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
 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
 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
 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
 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

降凶德者謂消其
皆謝罪孽之疾社
其屬秦世後之風

今日之遷非我
民亦天意將復我
禮德以治越法兩
家而我及奉承之
爾

宏此大業也

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
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
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
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
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
民德永肩一心

亮陰會作梁闕天
也大夫士居所
謂於中門外東楹
下倚木為廬諸侯
加則陰天子又加
梁楹

說命上

亮陰會作梁闕天
也大夫士居所
謂於中門外東楹
下倚木為廬諸侯
加則陰天子又加
梁楹

羣臣諫

憂譽

思者敬身以慮
思者不言而思
思道者想此道體
為何如也此高宗
之學也

求說

得說

命說之音

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夜以思不如學也高宗思之之功固至矣磨礪相濟涵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盞思而有所未快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清巨川蓋思而未能遠通自覺其險而資其濟也若放火早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滋養之助自覺其竭而資其化也故又藉以啟乃心沃朕心言之若粟之喻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不除若就之喻謂知不明則行必有所不安皆用工之辭非徒喻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
命三篇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
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
言臣下罔攸臬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
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

論宗之命辭華而說之對反略其要在從諫一語蓋高宗首學未成視羣臣又非甘盤之比故當反求諸己而思之其病在求於羣而略於入故傳說且以從諫藥其病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傳說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遲致之也

高宗平日工夫唯在於理固是大不然

說聖終亦獨學之偏故傳說首從諫以從諫則聖

告之即取人為善內外交遊工夫圓成矣

申論說承總管之會因陳立憲出政之理

此篇以憲天聰明為主其下歷舉憲天之目此四者政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
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
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

令刑當之大者甲
 冑阻兵自衛也干
 戈以兵伐人也重
 言之者高宗天資
 英毅傳說蓋慮其
 輕於用武○篇首
 言君臣俱有治民
 之責雖本原在君
 而擇官亦不可不
 謹故及轉官爵一
 節而下節以忠善
 惟時為要慮事審
 其是而後可動動
 必當其時而後中
 節有其善而自滿
 而善不繼無先時
 則或時至而動不
 及敗罷防不善之
 動而逆則惡矣伏
 居者止於善之謂
 也順紀則非盡善
 之事也此以盡高
 宗之班

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
 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尤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
 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
 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
 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之言自他人觀之若敢而無統惟尚崇善思故知其味○知而后可行 知為先
 知易而行難 行為重

敦學半此咎高宗舊學之意也高宗恭默思道之功得諸甘盤之所教但於講明格致之功尚入耳此學之半也傳說今已勉之多問古訓講明格致至於道積厥躬可謂盛矣若於舊學思之之功終始接續而所思在於所學即思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此德之脩所以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故證諸先王體用全備而無不符合也

下篇傳說承資學之命故陳為學之方

甘盤高宗初年相也其後復政遠引再三求之卒老采

敦學之道責擇乎中微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交脩者適中之謂也

多聞建事 往行 考蹟以觀其用 古訓有獲 前言 察言以求其心 惟學遜志 來懷積 惟敦 念學罔覺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

乃風 下布治化

惟聖 上成君德

伊尹 俾后堯舜申惟聖

之前恥一不獲申乃風之諭

傳說

紹辟先王終惟聖之諭綏民終乃風之諭

敢對揚休命

傳說兩位其責

伊尹之書存者五篇傳說三篇伊尹為太甲言故其書明白傳說為高宗言故其書深密伊尹之書讀者猶易見傳說之言非用工深者未易見也一德之書伊尹之絕筆太甲進德至是已高故其書亦未易看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彤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雝祖己訓諸王

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越

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泥高宗廟貌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禘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已乃訓于王似告勸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於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彤古文作彤釋也

惟先格王心然後止其事之失

格

正事

西伯武王也武王夔爵以後未克商以前商人稱之固西伯也故五峰大紀呂成公陳少南薛士龍皆謂武王舊說文王失之矣

天棄殷

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受都朝歌今衛州黎今潞州黎城然衛亦有黎陽則戡黎之師於受都已追吳才老謂是武王伐受時蓋以祖伊辭氣為甚迫也然亦當是觀兵之時歟

殷始咎周

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

戡黎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

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民棄殷

受不峻

父師箕子
少師比干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
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
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
戮于爾邦

率律摯至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微子若
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
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

祖伊奔告本為甚黎然其言在於警受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作誥固諫自靖然
其言在於歎受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然則觀殷人之辭而周之德可知矣

夏論受之必亡

次章言己之欲去
欲處不可抹欲逃
恐遂亡情不能已
又問二子當有救
亡之策

箕子誓

箕子酌敗德之語

箕子大草竊之語

箕子小民穰穰等語

箕子自處之計

商其止於災變邪
我當起任其責商
其遂亡亦我無臣
異國之理

求章勉微子之去

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
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
我其發出狂我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
隳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今殷民乃穰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降監殷民用父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
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
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自靖謂各行其分之所宜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是也心各行其所安有以告於先王而無愧於神明可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受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持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願行遜是亦將以死揀也詳此詞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爾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義易見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故不復有異辭耳

微子之去遜于荒野而已舊傳抱祭器以歸周者殊失之

尙書表注卷一